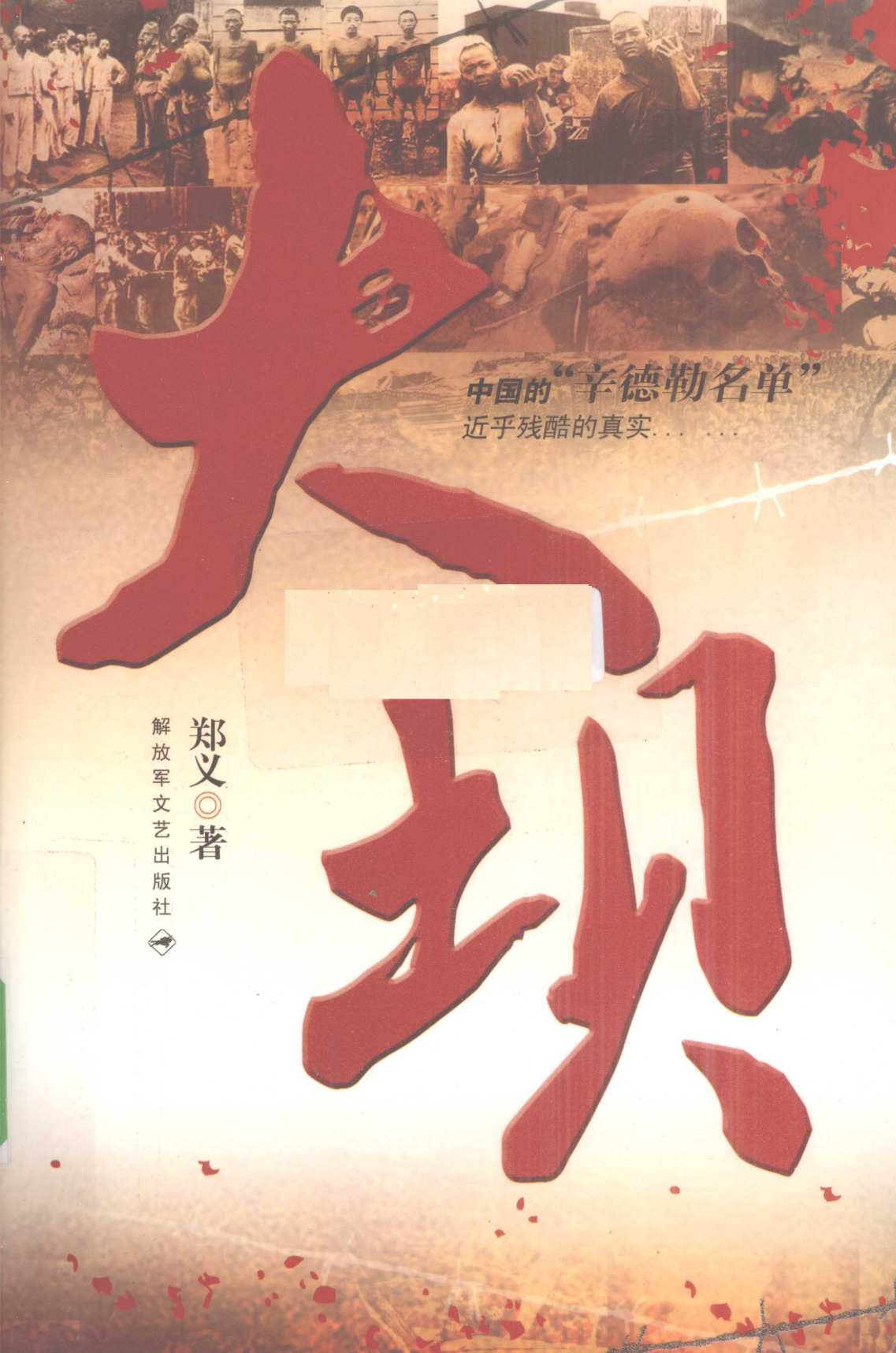




中国的“辛德勒名单”
近乎残酷的真实……

郑义◎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大 坝

郑义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坝 / 郑义著. — 北京: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10.1

ISBN 978-7-5033-2247-1

I. ①大… II. ①郑…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02220 号

书 名: 大 坝

作 者: 郑 义

责任编辑: 张 鹰

封面设计: 王华设计工作室

责任校对: 马 涛

出版发行: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 100035

电 话: 010-66531659

E-mail: jf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瑞哲印刷厂

开 本: A5

字 数: 252 千字

印 张: 14.75

印 数: 1—10000

版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33-2247-1

定 价: 26.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谨以此书悼念在抗日战争时期为建设
吉林丰满水电站而殉难的 24000 多劳工们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2
第三章	27
第四章	46
第五章	63
第六章	82
第七章	98
第八章	119
第九章	139
第十章	155
第十一章	175
第十二章	190
第十三章	205
尾声	224

第一章

满洲吉林工程事务所在丰满修筑发电所大坝的第二年夏天，孟济天还在吉林一中念书，和地处吉林闹市区的牛马行姚记杂货铺老板姚掌柜的儿子姚大超同班。班里的同学大都是纨绔子弟，孟济天没坚实的经济支撑，念到中途只得辍学。离开学校回丰满孟家屯前，姚大超说：“你走啥呀？你的事我和我爸说了，我家的店铺正缺人手，我爸让你到店铺里当学徒，这总比回乡下种地强吧？”

孟济天到姚记杂货铺不久，姚掌柜觉得孟济天是块可雕琢的料，就把进货结账卖货这些看家功夫对孟济天来个赶马车扔鞭子大撒手。开始时，来人谈生意姚掌柜让孟济天坐在旁边听，后来不光让孟济天听还直接让他去接待，把进货和出手的价码权全都放手让孟济天去做。姚掌柜对孟济天的信任，使得孟济天对姚掌柜感恩戴德，起早贪黑不怕辛苦，没多久就把个店铺经营得井然有序，买卖也红火起来。姚掌柜嘴上不说，乐在心里。听儿子姚大超说，孟济天在学校里思想进步，反日情绪饱满，家中几代人在孟家屯种地为生，上学前就帮着大人种地挖野菜，出身贫苦人品端正。有天晚上姚掌柜试探着给孟济天讲共产党八路军抗日救国的事，结果发现孟济天特别爱听，听了几次后竟说就是没有机会，有机会他就到抗联去，上战场和鬼子直接干，赶走了鬼子中国人不受欺负，咱这店铺生意会更好。姚掌柜每听到孟济天说这些话，都是不动声色，仍旧讲他的抗联打鬼子的故事。时间久了，讲来讲去，姚掌柜就说到几年前吉林地下党遭敌人破坏的事，说是有几名共产党人被捕被害，现在党的地下组织还没有完全恢复起来。孟济天就说：“听你这么讲，我就想啊，为了赶走日本鬼子，建设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就是死了也光荣，没有被捕的共产党员不能停止斗争，还要和鬼子汉奸干到底。”

孟济天在店铺里打工，活累不累不说，干得滋润顺心，特别是姚掌柜经常讲的革命道理让孟济天觉得眼界宽敞，人活就要活得有意义。可孟济

天心里也有一事悬着，姚大超马上就要毕业，到时就得回店铺里干，我就要离开。虽然孟济天不愿离开店铺，可眼下的事情明摆着，小小的店铺咋能养活三个人？这期间孟小芹来过三次信，字里行间对孟济天是情深意切。念过书的小芹胆大，心里咋想的敢表白，信中不止一次地说，鬼子在家跟前修大坝，老百姓日子过得很不安稳，就盼着孟济天早早娶她，能离开孟家屯到吉林城里生活。孟济天每次接到信后都真诚劝慰，说他心里也盼望小芹能来城里和他结婚住在一起，可眼下自己不过是学徒工而已，哪有这个条件？劝小芹再等他些日子，到时一定接小芹到城里住。

孟济天的心愿终于在一天晚上开始成为现实。那天晚上关了店铺门，姚掌柜把孟济天叫到店铺的里间说：“济天，今年你十九岁了吧？”“是。”姚掌柜正襟危坐地这样说话从没有过，孟济天觉得有些拘谨。姚掌柜看出了孟济天的窘态，便笑着拉孟济天坐到近前，说：“大超早就和我讲过几次了，说你有个未婚媳妇天天盼你娶她。这样吧，给你三天假，你回屯里把婚结了，带媳妇再回来，以后这铺子就你们管着，女人操持家里家外的总比男人强，我跟你们也能吃上一口热饭热菜。咱们像一家人一样过日子，这样更便于开展活动。”

姚掌柜的话让毫无思想准备的孟济天惊讶不已，眼看着姚大超毕业要回来，我都是多余的人，小芹咋能再来？说的开展活动这话，也让孟济天云山雾罩满头雾水。

“姚、姚老板，姚掌柜啊，这怎么能行？她来了这铺子开销可就大了，大超马上毕业还得回来，这哪能行？再说，再说你说的开展活动我咋也听不明白。咱开展啥活动缺人手，我咋听着糊涂呢？”

姚掌柜捋捋有些花白的头发说：“大超毕业后不回家住，他要到外地工作。”看孟济天疑惑的眼神，姚掌柜说：“看我这身子骨也不是很结实，五十知天命，我已是往六十奔的人了。岁数不饶人啊！没两个帮手，我都难撑门面。再说，我说的开展活动，你能理解，我也相信你。心里有数，就不要多问，记住，这是掉脑袋也不能乱说的事，懂吧？”孟济天庄重表态，“您这一点拨，我懂，放心吧，姚掌柜，宁死也要保密，我能做到。”

“那好，明天回家成亲，三天之内接媳妇过来。”

孟济天高兴得整夜未眠，天快亮时做了个梦是娶媳妇入洞房，梦里媳妇小芹美若桃花羞羞答答迎面走来，忽然就不见了踪影，急得孟济天一个鲤鱼打挺坐起来，揉搓着惺忪睡眠四处乱看，知道自己是在店铺里方回过神来，再摸额头已急出了一层冷汗。

第二天一大早，孟济天就上路了。平日里沿着松花江北岸要赶大半天的路，快晌午才能绕过朱雀山头。今天孟济天心情好，哼着歌儿步子快小半晌就绕过了朱雀山的山梁。孟济天边走边仰望着古树参天，枝繁叶茂，郁郁葱葱的朱雀山，心情格外舒畅。过了朱雀山离家就不远了，娘在做什么，小妹翠枝在做什么？娘是绝对猜想不到我会突然回来，娘更不会猜到我是回来娶媳妇的。孟济天的脸上荡漾着春风，“哼哼呀呀”地唱够了歌儿没人招没人惹地走在路上独自傻笑。就在孟济天咧嘴傻笑离开大路往孟家屯拐弯的时候，一辆黑色的轿车卷起一溜尘土突然向路边冲过来，迎面紧擦着孟济天的衣角疾驰而去。“哎呀！”真是好险，孟济天跳到路边禁不住失声叫起来。天热，轿车的车窗开着，里面坐着的是日本水电工程专家、满洲水利电气建设局局长本田德雄。在修筑吉林丰满大坝前夕，本田德雄又被任命为丰满水力发电所工程处处长，全权负责丰满水力发电所的建设。本田德雄看到背包走路的孟济天，他鼻下的一撮黑胡子翘动着扭过微微发福的身子，对坐在后排座的大东公司东兴利的柜头福田说：“走过去的苦力背着包，肯定是外来的华工，都要抓到坝上去。”车开出去已有五十多米远，车里的翻译官朱子岐从车窗里探出头来，一直看着孟济天拐到去孟家屯的路上，才将脑袋缩回车里，对本田德雄说：“处长，回来就抓进去。”福田也附和着：“放心，很快你在坝上就能看到他。”

孟济天的家就在前边不远处的屯里，他已能看到他家的房山墙和山墙旁边高耸的烟囱了，回家的向往诱惑着孟济天，他狠狠地吐口唾沫，急冲冲地朝家里赶去。快到家门口时，孟济天突然被一阵“咯吱、咯吱”的刺耳而有规律的响声吸引住了，闻声望去，只见不远处一架牛车走过来，刺耳的响声是牛车轱辘发出的。几个人沿黄土道正赶着牛车往东山沟走。车上擦着好几个人，因为有几条腿搭在车厢板边上晃晃悠悠的。赶车的人烈日下光着膀子，走路无精打采。另一个人跟在车后，只穿件短裤，也光着膀子，皮肤晒得黝黑，瘦得只剩一副骨架。走在最后边的一个是背着枪的伪军。另有一人戴着礼帽，身着白衣裳黑裤子。孟济天听说坝上常有劳工死亡，鬼子就专门设立拉尸队，队长叫杨世汉，坝上坝下的人都叫他杨十爷。看来就是他了。光膀子赶车的人显然是劳工。孟济天突然觉得心被什么沉甸甸的东西坠着很难受，伫立着看渐渐走远的牛车拐下坡消失在视线里，可牛车轱辘“咯吱、咯吱”的响声仍不停地灌进孟济天的耳朵里。

牛车走远了，孟济天加快了脚步向屯里走去。

就要见到的未婚媳妇孟小芹，和他一样，在吉林城里上过学。小芹她爹叫孟起德，这人本事可大着呢，会变戏法。你明明看到他左手里拿着一个鸡蛋，只听他“啊”的一声喊，两手在众人眼前乱晃一番，两手并没碰撞，左手里的鸡蛋就已握到右手里了。除了变手传鸡蛋，孟起德还会很多招数。可自从鬼子来建大坝开始，孟起德就再也不变戏法了，只是一心做豆腐。孟起德是孟家屯做豆腐的一把好手，干活善于琢磨，把干豆腐做得薄的薄如纸，厚的像烙饼，热炒凉拌油炸拌馅，各有吃法，各具特色。大豆腐不用石膏点，清一色用卤水，点得大豆腐又嫩又挺实，口感恰到好处，吃了上顿没有不想下顿的。在当地的几个村屯提起孟起德知道的人不多，提起老孟家大豆腐那是家喻户晓，名气大着呢。豆腐做出名了，孟起德就供女儿孟小芹上学。孟小芹原来在吉林省立女子中学堂念书，和孟济天念书的学校离不远，孟济天有时间就来找小芹，小芹也是见了这次约下次地盼着孟济天来找她，在一起谈天说地说东道西总有说不完的话，有啥好吃的，也是彼此想着。有一次孟济天在学校饭堂买了两个鸡蛋跑了二里路送给小芹吃，小芹被感动得禁不住鼻子发酸热泪盈眶。孟济天知道小芹和屯里的王小三好，所以他和小芹在一起时，只当是从一个屯里走出来念书的，相互关心点照顾点也就够了。心里喜欢小芹，可言谈举止总是有个尺度，和小芹单独在一起时也没敢拉过小芹的手。秋天到了，孟小芹省吃俭用地攒下点钱给孟济天织了条围巾，天蓝色的，打着正反针特别好看，送给孟济天时小芹说：“天要凉了，你围上我心里也暖了。”孟济天十分感激，长这么大还没有哪个姑娘对他这么好过，堂堂男子汉眼里竟闪动着泪花，大着胆子拉了小芹的手：“你待我这么好，真心地谢谢你，可、可还是给王小三吧。”

孟小芹紧咬嘴唇，低着头说：“我娘身体不好，已下不了炕干不了活儿了，我想回去帮爹做豆腐，侍候我娘，你好好念书，往后会有出息的。”

孟济天以为孟小芹没听懂他的话，就又说：“这围巾给王小三吧。咋的？你不念了？”

小芹用力地点头，重复着不念的决心，却把孟济天递过来的围巾又挡回去，“是给你的，济天，说心里话，我现在是越来越喜欢有文化的人了。”

“那你以后还回来念书不？”

“以后岁数大了还念啥？可读这几年书，我改变了对生活的看法，因为我喜欢有文化的人，这围巾就是我心意的表达。”

“那你回去就要和王小三成亲吧？”

孟小芹聚拢起纤细手指攥成的小拳头，照着孟济天的肩头连连打去，“咋说你也不明白，是我娘先前点头答应王小三他娘，让我嫁给王小三的，我和我爹从没点过头。我从心里看不惯王小三，说真的，我和他连手都没拉过。”小芹说到这里抽抽搭搭地哭泣起来，“日本鬼子在家门前修大坝，屯里人受欺负，我一天也不想孟家屯待下去。”小芹挪动着脚步靠上前，将身子贴近孟济天，眼含热泪注视着孟济天，而后羞答答地说：你毕业别回去，就盼着你在城里落下脚后能早点娶我。”

小芹说这话时天已黑下来，两人又是在松花江边的树林里，话一出口，小芹就觉得脸滚烫滚烫的，孟济天更是血往头上涌，他猛地将小芹揽在怀里，紧紧地拥着，“这辈子我就娶你，等着我。”

“我这辈子就是你的人，我等你娶我，天塌地陷不变心。”

可以说，孟小芹的音容笑貌早已定格在孟济天的脑海里了，在店铺里他想小芹，晚上睡不着觉时他想小芹，今天回家的路上他想娘、想妹子，同样也想小芹。

孟济天终于到家了。进了院门，孟济天就喊：“娘、娘，我回来了。”屋里却空着没人，问隔壁邻居说是他娘带着翠枝上山采野菜去了。孟家屯三面环山，哪座山上都有山菜，也无处寻找，孟济天就转身去了小芹家。小芹正在拉磨，孟济天突然进了院门，小芹喜出望外，“啊，济天哥，你回来了。”小芹甩了拉磨的肩带，几步就站在孟济天面前，秀气俊美的脸上绽放出花一样的笑容，一边抹着额头上的汗，一边目不转睛地盯着孟济天看，“济天哥，你回来了，太好啦。”说着又拉着孟济天的手从院里到屋里，一把推孟济天坐在炕沿上，孟小芹站在炕边，看着孟济天，只觉得被喜悦和幸福包围着，脸滚烫，红红的。

“小芹，我叔卖豆腐去了，啥时回来？”

“得下晌。”

“我家里也没人，娘和翠枝挖山菜去了。”说着，拉过小芹因整日干活变得有些粗糙的手，小芹就势依偎在孟济天怀里。孟济天说：“天天干活，在学校时的小嫩手都出茬子了。”孟济天把小芹的手握在手里，轻轻地抚摸着，“知道吗，我是来接你的，咱这两天就结婚，你就跟我到店铺去住，姚掌柜让咱和他一起开铺子。”

“你说啥，是真的？”小芹含情脉脉地盯着孟济天，“可不能开玩笑，我可当真的。”小芹笑容满面。

“是真的，我能几十里路回来开玩笑？”孟济天接着又问，“日本人是不

是来屯里，欺负你没有？”

小芹掰开孟济天揽着她腰的手，给孟济天端过来一碗凉开水，见孟济天喝下去，才说：“鬼子以前来过，是抓人到坝上干活去，后来听警备队的人说什么本田德雄处长，不让抓坝下屯里的人，说是里工愿意干活可以，不干就不强迫，他们还要靠这些人种地种菜养活呢，关内来的华工进去可就没自由了。”

“里工是啥？”

“鬼子把关里抓来的叫华工，说是中华民国的，说咱是满洲国的，就叫里工。”

“我进屯时鬼子在小轿车里对我指指点点，不能把我当华工抓进去吧？”

“不会，谁都能证明你是屯里人，鬼子不会抓你的。”

“真的不会抓？”

“不会，没有屯里人被抓走的，我能保证。”

“土匪来过没？”

“去年来过，还是土匪头子刘贯三领着来的，十几号人，见有钱人家就抢，那次有个姓张的土匪和我动手动脚，刘贯三大喊一声，一枪就打穿那土匪的脸蛋子，脸像血葫芦似的，真吓人。”

“这刘贯三还挺好的，为啥呀？”

“都传说他不欺负女人，真是这样，这是我亲眼见到的，真的。”

“我总觉得日本人说啥没谱靠不住，土匪又过来，我咋能放心？你要离开屯里太对了，还是快和我走。”

“剩下爹咋办？做豆腐也要有个帮手啊。”

“这事不能拖，姚掌柜就给我三天假，咱结婚后你爹让我娘先照顾着。”

孟小芹眨了眨眼睛，眼泪就流了出来。孟济天说：“看你，又哭啥，咋这么多眼泪？娶你是好事啊。”孟小芹说：“我是想和你走，可我刚刚没了娘，扔下爹一人，咱们出去过好日子，爹在家里日子就更苦了，你家里也扔下娘儿俩，想这个，心里就难受。”

“别哭了，我妹子翠枝都12了，干轻巧点的农活也行，跑个腿儿啥的也行，眼下顾不了那么多，咱进城就是先寻个落脚点，等以后挣到钱，再把你爹和我娘她们接走，就放心吧。”孟济天看着窗外，“娘挖山菜快回来了，我得回家。”说着站起身，“光顾说话了，你看，我给你带回了啥？”孟济天就从带回的背包里拿出一块花布，“好看吧，让我娘给你做件衣裳，结婚穿。”

小芹拿起花布在身上比量着，满脸的喜悦，突然把花布扔在炕上，伸开胳膊就圈住孟济天的脖子，“济天哥，我嫁给你，侍候你，给你当个好媳妇。”

孟济天就说城里好，店铺的收入也行，咱好好地待姚掌柜，勤快些多干活，你给我生儿子，生他四五个，长大了也让他们开铺子，咱的日子好着呢。爹娘岁数一天天地大了，也做不了地里的活，咱也要把爹娘接进城里，一起过好日子。

孟济天的话让小芹陶醉，她拱在孟济天的怀里，梦呓般呻吟着小声说道：“嗯，嗯啊，济天哥，明天，小芹就是你的了。”本来要走的孟济天一时走不脱，两人缠绵多时。

孟济天回到家，娘和小妹翠枝也是才回来，娘手都没洗就拉过孟济天的手，连声说：“济天，回来了，回来了。”孟济天看着亭亭玉立的小妹翠枝站在他面前嘻嘻地笑，就爱抚着翠枝的头发，“长高了，翠枝，长了有半头。”接着就和娘说了要娶小芹的事。“是吗？”娘乐得合不拢嘴，马上让孟济天找小芹来量衣服。小芹来后，济天娘边和小芹说话边给小芹量衣服，孟济天又出去，一袋烟工夫，孟济天就和刚回来的小芹爹孟起德来到屋里。孟起德听说女儿要出嫁，当然是一百个乐意，说是在日本人眼皮底下过日子，大姑娘家家的，整天价都操心，早点结婚，到牛马行住去，咱心也就安稳了。话是这么说，孟起德还是趁没人时私下里找孟济天细问，你没想想，姓姚的老板咋让你接他班？还让你娶媳妇到他家，图的是啥？这一问真把孟济天问住了，路上光顾高兴，咋就没有多想想。是啊，为啥啊？孟济天回答不上来就向孟起德讲起姚掌柜的为人，还讲了姚掌柜反日爱国的事，说他天天听姚掌柜讲共产党、八路军抗日打鬼子的事，孟起德听后皱起双眉，沉思良久才问，姚掌柜光是讲共产党、八路军抗日的事？让你做啥没有？孟济天马上反应过来，即便对孟起德，他也什么都不能说。孟起德警觉地四处看看，语气坚定地说：“去吧，姚掌柜是好人是没有的说了，不过从现在起，你们到城里住在哪里，不要乱说，干什么也不要乱说，能做到吧？”孟济天点了点头，忽然觉得有种神圣感，不觉身板挺得笔直。

下晌，济天娘从王家鱼餐馆买来两盘鱼，炒了山菜，把小芹和她爹孟起德找过来，边吃边唠把婚事正式定下来。济天娘说：“嫁妆的事实在张不开口，咋办？”孟起德笑着对小芹说：“孩子懂事理解就行，这年头爹也是空手送闺女，对不起你娘啊。”孟济天连忙说：“以后我一定待小芹好，

也会孝敬老人的。”孟起德便笑逐颜开，“那就好办了，孩子好咱就没说的啦。”当即定妥，后天晌就办，下晌就回铺子里。

小芹和她爹孟起德离开孟济天家后，孟济天对娘说：“娘，我和小芹上城里后，你和孟叔就相互照顾，以后有条件了就接你们都到城里去住。”

“就怕屯里人说闲话。”

“说啥？是亲家，往来是合情合理的，就是上一块住也没犯哪条，不是有亲上加亲一说吗？”

“我看你上几天学咋啥都敢说，羞死人了，行了，不说娘，还是说你和小芹的婚事吧，咱这就出去借，屯里人来吃筵席，咋的也要把结婚的饭安排好啊。”

孟家屯在朱雀山东坡下的山坳里，孟济天和娘唠结婚一事的时候，土匪头儿刘贯三领着十几号人已来到朱雀山东坡，土匪或坐或站或歪躺在山坡上。刘贯三透过茂密的树枝叫道：“张歪脸子，你先带俩弟兄下山看看，没动静我们就进屯。”张歪脸子应了声，比划着叫两个弟兄跟他下山去了。张歪脸子进屯前在屯边先躲躲闪闪地观察半天，见屯里不时有人走动，有个女人还挎个筐，脸上也没慌慌张张的神色，屯里有小孩子在追跑着玩，知道没鬼子，就进屯直奔小芹家。张歪脸子进门就将小芹和她爹堵在屋子里，又让另一个弟兄躲藏在灶前的门后边观察外面的动静。张歪脸子看见小芹就嬉皮笑脸：“小芹姑娘是越来越水灵啦，我大哥是越来越有福气了。”说着伸出左手上前摸了把小芹的脸蛋，孟起德见张歪脸子右手拿着匣子枪比比划划的，就站到张歪脸子面前，把小芹挡在了身后，陪着笑脸说：“刘大哥没下山来？”

去年，就是这个张歪脸子对小芹无礼，土匪头儿刘贯三不容手下放荡，手起枪响，子弹从张歪脸子的嘴里射进去，从腮帮子穿出去，三颗牙齐刷刷地打成半截，顿时血流如注。可能是枪打坏了哪根神经，以后他的脸就越长越歪，本来名叫张玉也没人叫，都称张歪脸子。难道今天张歪脸子是因那一枪来报复的？孟起德壮胆挺身护着小芹，张歪脸子又“嘻嘻”地笑着，“别害怕，老子不会吃了你，上次就为摸你脸蛋，我歪了脸，这次不过就是再摸一下。好吧，我往后不碰你，我是爷们儿，说到做到。”张歪脸子说着，对孟起德说，“告诉你，我大哥马上进屯，快弄只鸡给炖上。”

“好、好，马上炖。”孟起德听说刘贯三要进屯，立即拉着小芹出屋速住院里的一只公鸡，当下杀了，小芹这边烧上水准备炖鸡毛。正忙着时，

刘贯三带俩土匪来到院子里，点头冲小芹笑着，从土匪手里拿过布包解开，包里面是两块布料，还有一只银镯子。“小芹，收好，给你的。”小芹抬头看着刘贯三，又转脸看了张歪脸子一眼，胆怯地没敢靠前，只是连连摇头，也不说话。刘贯三眼一瞪：“张歪脸子，你他妈的是不是又对小芹无礼了？忘了救你时发的誓？也忘记脸上的疤痕啦。”说着，又看看身边的土匪，“记住，我可和你们说多少回了，咱们是老黑沟复仇队，是专门和鬼子干的，老百姓叫咱土匪咱改不了人家嘴，可是咱复仇队里的人只能对女人好，再有人敢不管不顾地和女人动手动脚，可别怪我不客气。”

“没有，没有。”孟起德连连摆手，对刘贯三解释着。

张歪脸子也冲小芹说：“小芹妹子，我没咋的你吧？”

小芹低着头没说话，孟起德连忙说：“没事，没事。”

刘贯三坐在院里的石墩上看着小芹动作麻利地把鸡炖在锅里，又屋里屋外地忙着，走路时袅袅婷婷，圆鼓鼓的屁股一扭一扭地很撩人，刘贯三忙低下头不停地往嘴里咽唾沫。等到吃鸡肉时，刘贯三撕下一个鸡腿递给小芹：“来吃，你也得吃。”小芹看着刘贯三凶恶的眼睛里面似乎透出一丝柔性，手哆嗦着接了鸡腿。正吃着饭，土匪哨兵进屋来小声报告，说有两个鬼子和四个伪军往这边来，看样子是要进屯里。刘贯三转脸看了看进屯的大道，压低声音向正啃鸡翅膀的张歪脸子吩咐：“别吃了，咱吃胃口大的，你布置一下，全干掉，扒衣服拿枪上山。”张歪脸子把鸡翅膀扔掉就往院外跑。“回来，”刘贯三对站住脚的张歪脸子说：“别忘了，进山之前留下几个弟兄，长枪远射赶来增援的鬼子，打枪后就跑，别让鬼子拿老百姓撒气。”

大东公司的两个鬼子和四个伪军进屯前先来到王家鱼餐馆，王小三经营的王家鱼餐馆靠江边大道，是进屯的第一家。鬼子是东兴利公司的二柜，他示意伪军问王小三，晌午进屯的小伙子是哪家的？王小三怔住片刻，惊慌的脸上立即阴转晴随后脱口而出。“是孟济天，在外多少年也不回来，到底干啥咱也弄不清，这不是，就那家，进屯往里走200多步，第二间土房，有大烟囱那家就是。”鬼子听罢，向屯里望了望，却不急于进屯，围桌坐在王小三的店里没有走的意思，一个伪军说：“还他妈的不明白，赶紧把鱼端上来呀。太君要尝尝鲜，好抓人去。”

“哎哟，看我这脑袋，明白，明白！好，好，马上端上来，刚出锅，热着呢。”王小三让店小二上鱼，他躲避开鬼子装模作样地到后屋找什么

东西。心想，小芹啊，小芹，可别怪我，当初咱俩就定下亲，可你进城上几年学，你就变了，不理我了，变了心和孟济天好上了，还张罗着明天结婚，你这不是用刀剌我心吗？真是天助我啊，这下孟济天肯定是要到坝上干活去了，可不能让孟济天当里工，要当就让他当华工，让你孟济天尝尝撬人家媳妇的滋味。这么想着，王小三又来到前屋，站在吃鱼的鬼子伪军面前，一个伪军又问：“你说，这孟济天在外不回来，出去几年了？”

“出去几年？可有很多年了，很少回来，就是念书学啥的也念完了，不可能是上学吧？真不知在外干些啥？有人说是在天津碱厂做工，还有说是在开滦采煤的，说不准。”王小三胡乱撒谎，只盼着鬼子能抓走孟济天。

伪军把王小三的话翻译给鬼子听，鬼子听懂了王小三的话，“快快地吃，不能跑了，当华工的干活，正缺华工，抓住一个华工赏钱地干活。”

鬼子和伪军吃过几口鱼，一个鬼子叫着，“开路的，开路。”扔下碗筷就进屯直奔孟济天家，见家里没人，几个鬼子和伪军又跑到院子外四处张望。这时一个土匪装作醉酒状晃晃悠悠地走近了鬼子，嘴里还哼着小调：

张家的王老三，
两口子卖大烟，
卖到被窝里……

“什么的干活，孟济天家人哪里去了。”土匪半闭着眼似看非看旁若无人地傻笑着，也不回话，在屯中央的黄土道上左右摇摆地继续往前走，嘴里还是哼哼呀呀地唱，两个鬼子立即恼羞成怒，“哇哇”叫着让伪军从后边围过来，两个鬼子在后边不停地叫着：“抓走，把他也抓走。”伪军和鬼子注意力被土匪吸引过来，这时伪军在前，鬼子靠后的位置正好给准备下手的土匪创造了机会，只见张歪脸子和几个土匪如神兵天降般突然出现在鬼子身后，几个土匪口中无话飞奔上前，阳光下只觉刀光闪烁，鬼子发觉身后有响动，还没回过神来，“噗”的一声，一个鬼子的人头就滚落在地，接着另一个土匪的大砍刀又旋成弧线，“噗”的一声，另一个正要举枪顽抗的鬼子的人头也滚落在地。剩下的几个伪军吓得魂飞胆丧，身子筛糠般抖成一团，跪在地上连连求饶：“山里、山里老爷，老爷，求你饶、饶命，饶命啊……饶条狗命啊。”土匪仍是不言一声，又抡起大刀接着砍。死到临头，伪军明白过来孟家屯就在坝下，山上岗楼里有哨兵，啥事都在鬼子的视线里，这土匪不敢开枪怕暴露目标，何不拔腿逃命。一伪军动作稍慢

了一点点，人头又被砍落，后边的一个溅了满身血的伪军起身想跑，刘贯三手起枪响，两颗子弹分别打在吓没了魂的两个伪军的头上，而后众土匪一拥而上扒下鬼子和伪军的衣服，提枪就钻进山里没了踪影。

枪响后没多大工夫，两卡车鬼子和伪军蜂拥而来包围了孟家屯。埋伏在山里的四个土匪，各自占据有利地形，远距离点射鬼子，又打死打伤两个鬼子，而后迅速消失在山里。鬼子大叫着，架起一挺重机枪和两挺轻机枪，集中火力，朝土匪藏在山里射击的方向一阵猛烈扫射，在火力掩护下，鬼子和伪军端着三八大盖枪，也朝山里“噼噼啪啪”地乱打一通，鬼子和伪军终于冲上山去，哪还见土匪的影子。鬼子下山又挨家挨户搜查，搜查到孟济天家，把躲藏在牛棚里的孟济天揪了出来。翻译官朱子岐瞪眼大喊道：“就是他，为抓这小子皇军被打吃了亏，抓走，抓走，说不准他还通匪呢，抓进去先审问。”

只差一天就要结婚的孟济天就这样被鬼子抓走送到坝上当劳工去了。

第二章

孟济天在鬼子的押送下来到二号工棚，把头像狗看主人脸色似的看了眼鬼子的脸猛地冲孟济天喊：“听好了，你就住二号工棚，晚上自己上板铺找地方睡。”二号工棚是建坝之初最先搭建的工棚，位于坝址上游200米的江边一片坡地上，坡上是纵深百里连绵起伏的大山，要想进山里得通过鬼子的七八道关卡。往下走是宽广浩荡的松花江，鬼子在江边设岗把守得壁垒森严，别说逃跑就是随意到江边去也是不允许的。孟济天站在坡上四处张望，从大坝东下边的五家哨至松花江上游十几里地全是工棚，估计有百余栋，坝下五垧地以北也有工棚六七十栋。工棚搭建得五花八门，有土坯垒的稻草房，有靠山取石用石头垒的石屋，有地面挖掘下去半米多深的棚上遮着席子的地窖，多数工棚没有窗户，蓬门荜户的条件极差。孟济天住的工棚是石头垒的石屋，是鬼子筹备开工时先期建的，石屋距地面两米高的地方有透气孔，约半米见方算是窗户。举目江两岸工棚分布纵横交错，细看不难发现鬼子颇具心计。工棚从局部上看相对集中，多为四栋或六栋房紧挨着建在一起，四周被铁丝网围着，四角有炮楼看守，站岗的鬼子脚下蹲着几条狼狗，伸着血红的舌头随时为主人效力。孟济天收回目光，见伙房在工棚一侧，做饭的也是抓来的劳工，一个劳工正在洗萝卜。孟济天凑近工棚，见里面是二层板铺，每间工棚里少说能住一二百人，门前有四个拴着铁丝梁的大铁桶，上边干涸着层层尿液，老远就能闻见浓浓的尿臊味。“你他妈的看啥啊？看不够啊，你当是来视察呀，干活去！你他妈的听不见啊？”孟济天斜眼瞪把头一眼，心里暗想，白瞎我这练习过的武术功底，换个地方，我能砸出他屎来。忍吧，好汉不吃眼前亏，孟济天就这样被把头推推搡搡地带到工地抬钢筋去了。

天快黑了才收工，又累又饿的孟济天和工友聚在一起排队打饭，饭还没吃到嘴里，天已渐渐地黑了下来。晚饭每人只给两个拳头大小的苞米面窝头，一碗连油花都看不见，只能看见几根萝卜丝的盐水清汤。吃过饭，